

● 辽阳市作家中短篇小说集

早春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早春集

——辽阳市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年·沈阳

早 春 集

Zhao chun ji

林正义等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沈阳七二一二厂印刷

字数: 234,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1/2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

责任编辑: 兆 政 责任校对: 邵 丹

封面设计: 翟 猛

ISBN 7-5313-0456-2/I·430 定价: 4.90元

要让那“姹紫嫣红开遍”

——序《早春集》

林 正 义

这是一本辽阳作家近些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的选集。

当这本书出现在读者面前时，辽阳的地方文学史无疑是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林林总总的现时出版的各种小说选中，这本集子当然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一本，既不是一枝独秀，更未能艳冠群芳。然而它毕竟是我们用心血与汗水辛勤浇灌出来的、开在故乡土地上的一片花卉。它没有晦涩或光怪陆离的色彩，而是闪耀着清新明丽的时代之光；它没有什么沙龙里弥漫的“科隆香水”味儿，而是充满着故乡泥土的芳馨。这也许就是我们散帚自珍的缘故吧！

饭可果腹，衣可暖身，房可安居，车可便行。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和自身的完善。文学，从它的原始形态发展至今，就是因为它具有启迪人生、鼓舞人生和冶性陶情的作用，成为人类完善自身的手段之一。如果它仅仅是文士骚人自娱自泄的玩艺儿，或是精神变态者的发狂呓语，不论谁如何吹嘘，它都

将被不断前进发展着的人类社会所摒弃。

我们的“两为”方向，就是基于此提出的，而不是一时的政治口号。

《早春集》的作者们抱着极大的热情，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对各自熟悉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努力的开掘和严肃的思考，向我们描绘了现时的人生和世界。

改革大潮，时代悲欢，人生轨迹，理想追求，都有不同侧面、不同方式的展现。

如果说《早春集》有什么特色，那就是它面向生活，面向人民，努力反映时代精神，激荡着时代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发现作家们对于不同叙述方式的探索与追求。特别是几位新作者，思想活跃，刻意求新，语言生动，不落俗套。读者会发现有不少篇章颇为耐读。

毋庸讳言，此集中有些作品不无手法陈旧、艺术粗糙之感。也有些篇章略为稚拙。

辽阳是山海关外最早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籍。面对先贤，我们犹有愧色。我们的作品无论距时代的要求或是读者的期望都还差得远。

我们所以把这本集子定名为《早春集》，就是因为我们深知，这一片花卉，大都还是鹅黄嫩绿之色，有几朵蓓蕾，几枝新葩，或能引人注目，毕竟还未到深春仲夏之时，还没有出现繁花似锦的局面。

然而，只要我们珍惜这大好时光，辛勤耕作，好生栽培，古城辽阳的文学花园中也一定会“姹紫嫣红开遍”！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辽阳

目 录

序.....	林正义 (1)
旅途三遇.....	林正义 (1)
燃烧的钢铁 (中篇)	老 熙 (18)
特别公文.....	王 维 (63)
铁? 金?	朱东惠 (83)
钱 行.....	若 谷 (92)
青年维修组	柴青山 (108)
卖香菜的小女孩	张景波 (133)
广厚老头	刘振铎 (136)
北京杨	李 可 (145)
那一行无言的脚印	侯秀云 (156)
娟姑娘	张 剑 (161)
青春无语	金鹰士 (170)
山里的童话	张 邈 (182)
老杨和小杨	孙 浩 (190)
一张奖券	詹涌泉 (203)

梨 花	唐恒学 (207)
山色濛濛 (中篇)	阿 多 (217)
沸腾的雪原	向清明 (261)
小 黑	王荆岩 (279)
谈狐说鬼录	郑小凯 (286)
野 宴 (中篇)	翟 猛 (295)

旅途三遇

林正义

情 侶

大连到北京的这趟车，辽阳站只售三张卧铺票，我竟有幸地得到一张，虽然是中铺，我也感到心满意足了。

上车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旅客大都鼾然入梦，车厢里很静。

我按号找到位置，这一组卧铺的上下铺还都空着，大概那票是留给下一站的吧！

爬上铺位，躺下来，才注意到坐在对面下铺上的一对儿。

两个人都是二十刚出头的样子。姑娘的红色外衣挂在窗钩上，只穿着蓝色碎花衬衫和缀着金线儿的毛背心，还挽着袖子。

我感到自己确实青春已逝。我穿着毛衣、西服和风衣，刚才在站台上等车时还有点打哆嗦。车厢里的温度也不见得高多少，我现在穿着毛衣，用毯子裹着也不觉得暖和。眼下节气虽然已过了清明，可在“关外”，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

年轻人火气旺。那个小伙子只穿了件雪白的硬领衬衫，系着一条鲜红的领带。灰色西装甩在对面中铺上。尽管对服装我不精于此道，可也看出那是一种很好的毛料儿。

两个人长得都不错。小伙子浓眉大眼，鼻子很高；姑娘的眼睛是那种月牙儿型，有一种媚气，嘴唇薄而红，不过也许是涂了唇膏儿，灯光下看不很清楚。

看打扮他们同那些出入市里舞厅的时髦青年没什么两样儿，可看他们那结实而红润的皮肤，却有一种城里人所没有的健康的亮色，那是他们长期享用大自然的“效力最佳”的化妆品——紫外线和红外线的结果。

也许是由于青年人精力过剩，也许是由于出门旅行过于兴奋，虽然周围人都睡了，他们却还在打扑克，还小声地喊着：

“对K！”

“那算啥，我对尖儿，正好穿你！”

“滚蛋，流氓！”姑娘小声笑骂道。

“你就喜欢流氓，不然你怎么跟我跑！”

“缺德，是你把我拐出来的！”

也许是他们以为我也睡着了吧，反正他们瞭都不往我这边瞭一眼，小伙子便扑上去搂着姑娘亲了个嘴儿。

姑娘红着脸推开小伙子，说：

“你想要赖皮，输钱快给！”

小伙子站起来，解开裤带，从大腿根儿处掏出个手绢包儿，扔到姑娘怀里。

“给你，都拿去。钱算什么，小意思！”

姑娘捏了捏手绢包儿，没有打开，问：

“你带多少钱？”

“一千五。”

“我才带出三百。没敢跟我妈要，怕她告诉我爹。要是露了风儿，我就跑不出来了！”

“一千八，够咱们到北京逛几天了！”

“逛完咋办？”

“回去就说咱结完婚了，他能咋样？！”

“咱没有结婚证儿，光说结婚有啥用。”

“你跟那小子说，咱俩睡过觉了。”

“他傻巴唧唧的，才不管那些哪！他只要娶个俊媳妇儿！”

“你爹也缺德。还算个万元户，又不缺钱，干么把你卖给个傻子？！”

“你少说得那么难听，人家大乡长亲自来求的婚。再说那小子也不太傻，侍弄兔子一年赚的钱也不比你少。”

“哼，我看你爹就想跟乡长攀个亲家！”

小伙子把牌归拢起来往茶几上一扔，一头躺到姑娘的大腿上。

姑娘扭头望着车窗外闪过的零星灯火，有些忧虑地说：

“咱家现在肯定闹翻天了！”

原来这是一对逃婚的情侣。

我尽管已有些睡意朦胧，但他们的轻声细语仍然清晰地飘到耳边。

“你要是害怕，下站到沈阳咱们再坐车回去！”小伙子

赌气的声音。

“我不是害怕，我是想咱家现在过得挺好的日子，我这一跑给搅浑了！”

“是你爹把咱俩的事儿给搅浑了！老封建，老僵化，老财迷，老势利眼……”

“啐，你再骂我爹，我一脚踹你地下去！”

“你舍得，跟你说，你一脚踹不到我地下，别把我踹到桂花的怀里去！”

“不要脸，筷头子上夹一个，碗里还盛一个！”

“别诬赖人啊！她跟我妈一块儿卖凉粉，我妈看上她了，我可没看上。我能稀罕她那俩钱儿？胸脯子鼓囊囊的，像个老娘们儿！”

“你摸过？……哎哟，快放开手，捏疼我啦！”姑娘轻声叫了起来。

“你再埋汰我，给你来个更厉害的！”

“说真格的，我听人说，她上过你们家的炕！”

“那是那天她和我妈一块磨绿豆，折腾得太晚了，我妈就留她在咱家睡了。她跟我妈睡里屋，我睡外屋，有什么相干！”

“我还听人说……”

“说什么？”

“说……”

“说什么呀？”

“说她半夜起来上茅房，回来钻你被窝里去了！”

“纯粹他妈的埋汰人！人家桂花，人还是正经的。我

看，比你正经呢！”

“胡说，我怎么不正经啦？”

“正经你跟人跑！”

“哎哟……！”这回是小伙子轻声叫了起来。

“不正经，你干么跟我好？！”

“我就喜欢你这个风流样儿！”

“滚一边去！你才风流，才不正经，没皮没脸地缠人……”

“哎，那你干么跟我好？”

“谁跟你好？！”

“不跟我好，可愿意给我当老婆！”

“当老婆也不一定跟你好。先当当看吧！”姑娘忍不住自笑起来，“当一段看你不好，再把你踹了！”

“踹我？我怕踹，咱大小是个农村企业家吧！”

“屁企业家，像你这样的咱前村后村一划拉一大堆！”

“你瞧不起，市报社记者还采访我两回呢！”

“发了两块巴掌大的小稿，花了二百多块，当我不知道，有什么吹的！”

“别管怎么说，你不是还没上过报吗？只要有本事，我这个企业家可以变成大企业家，那时候，我雇上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成宿隔夜地不回家，让你守空房，干着急……”

“你这个家伙，说你不正经，越发下道……”

接着，小伙子连叫带笑，把我的朦胧睡意给搅跑了。我睁开眼皮向对面下座瞥了一眼，只见姑娘的两只手在小伙子身

上连抓带拧，小伙子躺在她大腿上折腾着。

我刚想冲他们小声喊一句：“请自觉点儿，不要影响别人睡觉！”却见那姑娘的一头乌发覆盖到小伙子的脸上，两个人连喘气的声音也没有了。

我憋回话，翻了个身，把毯子蒙到了头上。

早晨，我是被列车员叫醒的。

我爬起来，赶紧去排队洗脸，等到我漱洗完毕回到铺位的时候，火车已经稳稳地停到了北京站台上。

事先约好出版社来车接我。我出站找车的时候，一对衣冠楚楚的青年神采飞扬地从我面前走了过去。那正是昨晚在我下铺上折腾着不肯睡觉的那对情侣。

只见小伙子对着一辆红色的日本皇冠牌“的士”抬了一下手，他拉开车门，让姑娘先上去，然后对司机说了声：

“香山！”

他一弯身跨上了车。那辆出租车熟练地钻出了站前的车群。红漆的车身在朝阳下分外显眼。

醉 客

这是一座新建的十四层楼房。

出版社招待所就在这座楼的最高层。

由于出版社编辑的关照，我被安排在一个两铺床的房间里。

“现在其他房间都客满，只有这间暂时没安排人，你抓紧时间把稿子改好，说不上什么时候，那张床来客，你就得受打扰了！”

我连连对编辑点头：“我一定抓紧，抓紧！”倒不是编辑催稿太急，而是这一宿十四元的房费使我有点发慌。按说这宿费价格，在眼下，在北京，不能算贵。只是我所在的文联是个穷单位，我很怕报销时落个“挥霍”之名。

住下之后，我连电视也不敢看，连开了三个夜车，总算把改定稿交了出去。不是手笔快，而是编辑宽宏，要求改动的地方不多。

第四个晚上，心里轻松了，却还是没有开电视，因为太困了。我去年出了本书之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与我讨论究竟什么是幸福。如果我此时提笔作复，那答案就是两个字：睡觉。

吃过晚饭，我倒头便睡，嘿然不知所之……

“喝……喝……喝……”

耳边响起的话语声也许不只是这一个音儿，然而在我睡了不知多少时候，梦醒难分之际，只听得这一个字。同时感到鼻子里冲进了强烈的酒味儿。

我睁开眼，见写字台前坐着两个人。侧对着我的是一个高个子、红脸膛、尖下颏儿的小伙子，虽然已经面带酒色，但眼角眉梢仍显出一种文静气。背对着我的一位，只能看到平头、宽肩膀的矮个子。他们面前摊着香肠、猪头肉等熟食，还有一堆鸡骨头，一瓶北京二锅头已经空了三分之二。

我知道这是邻床来了客人。

小伙子看来很机灵，他很快发现我醒了，忙站起身说：

“把您给吵醒了！对不起，影响您休息了！”

我只好欠起身说：“没关系，你们喝吧！”

背对着我的矮个子这时转过身来，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黑脸，方颌，大眼浓眉阔嘴巴，是个典型的精干的“乡下人”形象。然而他那质地精良的蓝色斜纹领带和那身式样考究的灰色西装在直露地告诉你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化。

“抱歉，抱歉！”他站起来竟然向我鞠了一躬。他的标准山东口音和一本正经的醉态几乎使我忍俊不禁。

“很高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他一字一句背书似的说完，从西装上兜里掏出了一张粉色的名片双手递了过来。

这一下搞得我很被动。我赶紧爬起来，接过名片，连说：“谢谢！”

他向我手中的名片指了指，说：“在下辛——达——隆，辛勤劳动的辛，事业发达的达，生意兴隆的隆！他们以为我属大龙的，就叫我大龙，那不对。呃！”他只在最后打了个囁。

我膘了一眼名片上那一排头衔，只来得及看清第一款是“山东省燕窝岛大辛海产品加工公司经理”。

这时他又向身旁的小伙子指了指，说：“他是我公司技术员，现在也是我的秘书，呃！”

小伙子过来扶了他一把，说：“你赶紧坐下吧！”然后转过头来冲我歉意地笑了笑：“他有些喝多了！我们去参加广交会，他太高兴了！”

尽管辛经理有些醉意，但给我名片还是很郑重的。出于礼貌，我也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他。

“噢，好，交个朋友，谁都可能用得着谁！”他看了看名片，说，“噢，华丹，华丹先生，认识你很高兴！”他又站起身来同我握手。

虽然他给我的名字省去了三撇，把“彤”念成了“丹”，但我也不好意思声明更正了。华丹就华丹吧！他把名片凑到灯下又仔细看了看，然后插进兜里，看着我

我说：“噢，作家！俺们是一伙儿的。俺们……嗯，我们那里也成立了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我也是会员哪！俺干……你写……光俺干，你不写，那谁知道！你光写，俺不干，那你也没啥可写的了！你说是不是？”

我连连点头：“对，对！”他拿起酒瓶冲我举过来，说：“来，俺俩喝一杯！”

“不，谢谢，我不会喝酒！”此时我只好说假话。

“啊，当然，这个样子，唔，不成……敬意，明个儿我到大饭店宴请你！”他转过头去冲着小伙子说，“就到今儿个刚才请刘部长那个饭店，叫什么来着？”

小伙子连连向我道歉：“真对不起，他喝醉了！”我说：“没关系。”

辛经理使劲拨拉小伙子的胳膊，问：“喂，那个饭店叫什么名？”

“长城。”小伙子只好回答他。

“对，长城，就到长城饭店，再花它五百！”

我感到有些奇怪，便问小伙子：“既然你们刚才在饭店吃了饭，怎么现在……？”

“这是我们在家里订好的规矩。请客是为了谈生意，不准喝酒，要喝酒回来关上门喝，不然耽误正事。刚才与北京两个大单位谈成两笔交易，他回来非要喝酒不可。今天是海味席，他一筷子没动，光喝了一杯桔子水。这些是我回来现买的。”

辛经理这时已把瓶子里的酒都倒进茶杯里，小伙子劝他不要喝了，他又拨拉了一下小伙子，说：

“你少来……这套，俺……没醉！你这个秘书老是管他妈我这个经理……小心我下次……刷了你！”

小伙子笑着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人我认识，是出版社管买车票的小张。他是来为他们两个送去广州的飞机票。他先冲我点了点头，说：

“这是我的两个亲戚，他们原来打算住北京饭店，”我说就一晚上，在咱们招待所将就一下吧！”

“你小子懂什么？”辛经理用闪着油光的手指点着小张，“住这种地方，我怎么让客户……来谈生意！人家还以为俺是土豹子想发财小打小闹的呢！俺是做大生意的！得让人看着象个样儿，告诉你小子，下次来北京，一宿六十元以下的不住！”

“吱”地一声辛经理喝干了杯中的酒，举着两只油乎乎的手，冲小伙子一摆头：“拾掇过去吧！”

小伙子从皮包里扯出两张空白合同附页，递给辛经理辛经理一摇头：“咄！餐巾纸！”

小伙子只得放回合同纸，打开壁橱，拿出个红色硬壳暗